



08054

大事記解題卷十二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漢孝武帝建元六年春正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

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解題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按董仲舒傳仲舒為

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中大夫秩雖卑乃宿衛親

有眷寵則為要地無近之官而謂之中廢者蓋

眷寵則為散地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便

殿災顏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非是正殿

正寢以象平生正就又立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

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一

蒙未上謂之先是則仲舒之草奏非今歲也五行

在諸侯遠征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

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反及貴而不正者忍而

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五行志又云先是

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

言元朔六年乃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

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

南獄以灌夫告田蚡憂淮南王交通之事觀之其

謀夫人皆知之仲舒憂國之深故因天變而獻言

然傳會已甚又犯不密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

之戒此其所以得罪也蓋主父偃為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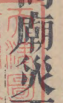
中大夫時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一

退補齋藏板





五月丁亥太后竇氏崩

解題曰按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

六月癸巳丞相許昌免以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之言復申刑名百家之禁延文學儒者以百數

解題曰武帝卽位之初已罷申韓蘇張之言至于黃老以竇太后之故未敢廢也至是始禁之按史記儒林傳武帝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

卷上

大事記解題

二

退補齋藏板

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闕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擊之闕越王弟餘善殺郢謝罪立無諸孫丑爲越繇王餘善爲東越王

解題曰武帝卽位以來舉兵者再矣三年嚴助淫海之役以竇太后在上尙未敢以虎符發兵也及是歲竇太后旣崩遂命兩九卿將兵十萬見淮南王安疏分兩道擊閩越其志益肆矣然是兩役者皆兵未血刃而功已成此武帝所以益輕用兵與使用兵之初卽遇堅敵未必不爲天下之福也

以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

解題曰按史記本傳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遷爲

卷十一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榮陽令黯恥爲令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苟小節多病卧閨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當是時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而質實皆有愧于治黃老之汲黯黯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此吾道所以不興也應劭傳傳伯梁人袁盎之爲人也盜名爲強直而實則任數黯之忠慤知慕其直而已不知其他也故盎之虛不足以害黯之實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

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

來拜謁蚡不爲禮按本傳蚡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

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

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致堂胡氏曰人君莫

大於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

治不越此矣上默然怒變色而罷公卿皆爲黯懼上退

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亮其心也

卷三 大事記解題 四 退補齋藏板

### 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王恢之議實探帝意所以屈于韓安國者

蓋帝重違眾議而姑許之和親也故間一歲有馬

邑之役焉

### 遣唐蒙通西南夷置犍爲郡

解題曰按地理志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應劭

曰故夜郎國今嘉州又按西南夷列傳建元六年

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

番禺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

一作苟音婁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 蒙問

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帥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徭關人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漢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解題曰按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止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舉孝廉秀才之始也猶有鄉舉里選諸侯貢士之遺法焉自漢至隋時有汗隆法有臧否其源流



要出于古至煬帝始變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帝親策之

解題曰本紀曰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公孫弘元光五年擢第猶在此詔後若董仲舒帝卽位之初以賢良對策拜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坐論高廟高園殿災下吏皆在此詔前本紀誤矣

天星盡搖

解題曰按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卷十一

大事記解題

六

退補齋藏板

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事皆以爲郎中

解題曰三子論征伐四夷之害與時事背馳武帝亟召見獎擢之蓋所以開忠諫之路廣異同之議也世言窮兵黷武者必曰秦皇漢武使三子者奏疏于始皇之朝必于誹謗之辟矣一存一亡其分

在此

主父偃書曰夫外兵則變生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生靡敝愁苦將吏則疑而外市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

熟計之而加察焉嚴安書曰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夫

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守郡之權非特  
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  
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此皆通鑑所不載通鑑載于元朔之年蓋附見于分封諸

侯王子弟之前一年以主父偃竊奏著仲舒高園  
殿對考之高園殿火在建元六年距元朔改元八  
年若主父偃果以是年初召見前此未嘗見武帝  
安得竊仲舒草藁而奏之若召見親近之後方竊  
奏仲舒奏稿則仲舒亦不應追論七八年前災異  
也况田蚡死已久仲舒所謂貴而不正者果何所

卷二

大事記解題

七

退補齋  
藏板

指乎按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見衛將軍衛  
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  
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是歲去高園殿火纔一  
年耳仲舒之草奏論說蓋其時也偃方以口舌鼎  
貴忌仲舒能出己右而陷之亦好進者之常態今  
移三子上書于此年之末庶幾于事爲合主父偃傳載三

子同時召見皆拜郎中而徐樂傳載其所上書有  
略蔚州建城邑乃元朔元年通鑑或亦據之然不  
若主父偃竊董仲舒奏稿事歲月明白况徐樂傳  
載既上書後以爲騎馬令不云除郎中與主父偃  
傳不同未  
敢據也



漢武皇帝元光二年帝幸雍祠五時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解題曰按封禪書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年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驪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道穀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夫綰臧儒者也明堂盛禮也宛若妖巫也祠竈賤事也論其名則有邪正高下之殊論其實則皆出于帝之多欲而已司馬子長並載于封禪書而無所輕重其有旨哉

立太一祠

解題曰太一之名古無有也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一九宮之說其說具于鍼經雖執技者支離漫衍浸失其本然尙止於

醫也合謬忌所奏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  
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是果安所從授哉  
夏六月從王恢議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擊單  
于不克恢下獄死

解題曰按列傳武帝卽位許和親約束厚遇關市  
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明  
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  
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欲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九

退補齋藏板

掃滅匈奴者武帝也而王恢獨先見之在朝主擊  
匈奴之議者王恢也而聶壹遠往副之樞機相應  
捷如影響帝乃召問公卿曰朕節子女以配單于幣帛

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境數

驚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

帝與王恢密謀  
後姑外盡眾議

而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

代之時北有強勁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

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

陛下之威海內之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

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



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漢固非一國之

頓之後視戰國時其強十倍矣此特一偏之說也

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

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者投輦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大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復和親之約

卷二

大事記解題

十

退補齋藏板

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

高帝不報

平城之圍特識時宜耳非以天下爲度也叟敬和親之後邊塞亦被兵謂之至今爲五世利其辭亦過矣文帝三年十四年後五年皆嘗大調發以禦匈奴今乃謂壹擁天下之精兵而聚之廣武則沒其二矣或增其美或損其口乎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數豈足以折議者之口乎

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固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凡欲變帝者未嘗不以此藉口商鞅趙武靈王皆嘗誦之矣

且高祖身被堅執

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怨平城之報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警士卒傷死中國櫛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

擊之便

守邊固時有死亡亦何至于樽車相望且兵端一開積骨如莽獨非仁人所隱乎

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

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

此兩

語古之遺言祖即謂祖廟也

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

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勿能服也以爲遠方

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

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

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

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于風聖人因于時昔秦穆

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

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

胡辟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

不能飲馬于河置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

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

遺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

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

故曰擊之便

太史公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而務調納其說以偏指不參



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  
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其有旨哉  
安國曰不然  
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  
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  
之末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  
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  
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  
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  
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

卷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  
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匈奴之欲誘而致  
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除  
臣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營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可取上曰善乃從  
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人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  
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愛以爲然  
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視



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從其言爲此且單于縱不可得擊之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乃自殺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

解題曰河水遷徙無常此自西北而東南也按水

經注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

舊在于此

漢司空掾王璜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析云碣

石在海中蓋澗于海中也

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

河徙故瀆按班固曰商竭周移也

文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

東郡更注渤海

頓邱今開德府

澶州

濮陽清豐兩縣漢渤海

郡在渤海之濱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是也所謂



渤海者海之近此諸州者是也

夏五月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沘郡十六

解題曰今開德府濮陽縣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今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卽鉅野也

漢孝武皇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殺魏其侯竇嬰

解題曰按列傳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田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及蚡爲丞相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灌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古

退補齋藏板

夫字仲孺穎陰人也吳楚反時父戰死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武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郊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

漢之要害郡  
擇人如此

入爲太僕徙爲燕相夫爲人剛

直使酒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

賤尤益禮敬與鈞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百人夫

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

顏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侍中素爲夫之賓

客者漸以衰  
退不復往也

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

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之夫

交貴戚非特以夸世俗也亦以其家累數千萬非藉聲勢則不能立耳兩人相爲引

重其游如父子然未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

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嬰夫以蚡之來爲寵如此

請語魏其具將軍曰曰蚤臨欲堅其約也蚡許諾夫以

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酒掃張具至旦平明

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

之哉夫不憚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

卷上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于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

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

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言夫愈怒及

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

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

請嬰城南田不許夫聞怒罵福此所謂引福惡兩繩排根也

人有隙乃謾好謝蚡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

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



光三年列傳作四年以本紀考之當在三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

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

蚡陰事為奸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

已俱解淮南王語言蚡未死之前武帝終不聞夏蚡取燕王女為夫

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

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

嬰曰事已解強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者避席伏

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六

退補齋藏板

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咕

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蚡非誠重李廣特以嬰夫所辱故引

之廣亦終為衛青所殺蓋田蚡衛青輩以外戚貴

顯自知不為天下所與雖貌敬豪傑而心實忌之

也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

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



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  
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共

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既

以以雄豪自許故蚡亦嬰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

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嬰東朝

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

蚡盛毀夫所爲橫恣罪過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

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所

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七

退補齋藏板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

謗印視天俛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

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以世情常情觀之

不足忌然天子春秋鼎盛而許藩上問朝臣兩人

孰是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

後不堅觀帝所怒則不堅餘皆莫敢對于是上使

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顏師

都司空宗正屬孝景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

以便宜論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



書案奏尚書大行無遺詔

嬰在景帝眷寵無二所受詔未必比白經尚書

但失于防慮不請璽封耳

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

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

乃聞有劾即陽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

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

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

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

吳越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

漢書贊本此兩句

然魏其之

舉以吳楚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

卷上

大事記解題

六

退補齋藏板

武安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者嗚呼哀哉

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遠矣

司馬子長喜豪俠故其辭感慨太過至于漢書並列嬰夫蚡無

所輕重至謂因德參會初未嘗辨二子之人品也獨所謂藉福區區其間惡能致斯敗之語為有理

漢孝武皇帝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

樂春正月薨諡曰獻

解題曰按列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顏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也

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

其副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

博士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禮樂志云河間獻王以為治道非禮

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

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效廟皆非雅聲至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

弟子宋華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

大儒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

鄉射作于學官希闕不講令華等守習孤學大指

歸于興助教化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

復立二十六年薨

巴蜀吏卒治西南夷道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夜郎聽唐蒙約還報乃以為

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先建都

治道也發巴蜀吏卒千人也上指郡又多為發轉漕萬

千人以轉漕為名多用興法漢書曰用誅其渠帥

巴蜀民人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

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治道二歲道  
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司馬相如傳稱唐  
通西南夷道而本紀書治南夷道者西南夷其總  
名也別而言之則夜郎南夷也即都與滇則西夷  
也



治雁門阻險

解題曰顏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

乙巳皇后陳氏廢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外戚傳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矣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坐巫蠱祠祭祝詛賜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退居長門宮巫蠱之禍蓋始于此

卷上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

解題曰按史記酷吏傳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以

湯為無害言大府

顏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

調為茂

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

天子補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

于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太中大夫趙

禹共定諸律令作見知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吏傳得相

監司

謂上下互相伺察也

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太中大夫宿

衛之官而使之定律令武帝時近臣奪有司之職

類如此

徵賢良文學擢公孫弘為博士尋以為左內史

解題曰按列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

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

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

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

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當是時舉賢良者猶如此弘至太常

詔策諸儒弘對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

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

卷上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

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

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凡此四

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于上

官亂于下此事之情屬垂統業之本也弘雖歷敘仁義禮樂

其實以智術為主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耳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未

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是時河決瓠子

未塞又有隕塞大風螟之變故弘為此說以諷武帝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



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

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弘固嘗爲博士武帝以爲不能而告歸距今未

及十年其才術容有初未見察至于容貌則猶夫人也今或見其容貌甚麗者特喜怒變于內觀瞻示于外耳後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

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

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

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

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

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陛下之所志

因帝之喜又從而感動之

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

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

見治道之可以然也

其居之不疑如此

夫虎豹馬牛禽獸

之不可制者及其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

惟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曰銷金石者不累

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

年而變臣弘尙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

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



用上不聽

弘初見任使若遽為迎合之論其術淺迫為帝所窺矣西南夷非帝之大欲雖極言不可亦不至大忤帝意此弘之所以敢為正論也其奸深矣

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

渾厚之言引而不發使人自悟

固盛德之事也然至于事之迫切亦有時而犯顏逆旨矣蓋誠懇惻自不能已也至若弘者特窺伺

人主所嚮為悅容而已

于是上察其行慎厚

敢于為詐非慎也忌刻深險非

厚也特為慎辨論有餘

弘未嘗抵掌奮袖言辭如雲也特挑發其機而不盡

露故帝以

習文法吏事

此吏者所難也緣飾以儒術此吏

能也而弘

上說之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

可不肯庭辨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黯先發之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

武帝深知

黯之忠以為社稷臣故弘推使當其鋒亦其術也然弘本以順為正何必求伸已之論哉蓋專為悅

容則人主親之而不敬之專為強直則人主親之而不親之弘出入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

也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指

前所奏事

有不可者非大忤帝意也故與汲黯相上下意自附于忠讜至于武帝意之所必為從之則可以取

寵違之則可以取疎弘于是乎不暇顧其他矣

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

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

不忠上然弘言

黯之庭詰本無辭可答弘之對汗漫不切帝遽然之者其意蓋曰帝



之所見既是我不能執迷遂非以害國事雖人以爲不忠不暇恤也其所以蠱惑帝之心者深矣以帝之聰明豈全不察此特力欲排眾議而伸己欲樂其爲助耳不冠之媿寔萌于此時也弘爲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

儉節

弘之此言爲百世之害

養後母孝謹及後母卒服喪三

年自景帝短喪之後庭臣無有服三年喪者而弘乃服之其所以取重于帝者蓋以此然未必不有爲而爲之也權寵之臣不肯一日離人主左右而弘乃服喪三年其所以自結者深矣

漢孝武皇帝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

解題曰按本紀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平準書載公卿奏章曰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

卷三

大事記解題

詒

退補齋藏板

故所謂異時卽指今年事也諸算如故者中間常罷之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卽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于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利之臣不知爲誰是時鄭當時爲大農以他曰薦桑弘羊咸陽孔僅之事觀之益疑也政使非其建白要亦負奉行之責矣

春穿漕渠通渭

解題曰按河渠書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



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渡漕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  
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  
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  
稍多而渠下之民願得以溉田矣

秋匈奴入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  
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  
出雁門廣敖失師賀亦無功惟青頗斬首虜賜爵關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  
藏板

丙侯

解題曰匈奴傳書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敵而  
本紀書于春按匈奴常以秋冬入邊當以匈奴傳  
爲正本紀載赦雁門代郡軍士詔曰遭寇之方入  
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  
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

李廣傳云匈奴兵多破敗

廣軍生得廣

此廣敖所以敗也衛青以恩澤初爲將麾

下必皆精騎非若敖廣所領新烏合之眾又所出  
適領不當強敵之鋒故僅得首敵藉手以報是時



武帝盛欲貴青使粗應封爵之科則賞之者必不止于關內侯矣此功雖不足道然出將之初眾皆被譴已獨見褒胆氣漸張累出之捷實基于此遣司馬相如通卬都置卬都尉十餘縣

解題曰按西南夷司馬相如傳相如喻告巴蜀還報是時卬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言卬筰冉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縣屬吏幣物以賂西夷畧定西夷卬筰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橋孫水以通卬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蜀郡也還報天子天子大悅相如難蜀父老辭云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爲元光元年蓋自高祖元年數之正當此數延平陳氏曰唐蒙請通夜郎以制越武帝許之至巴蜀民驚恐則曰



非上意也知其舉動之非是以歸過于下使相如  
還報深陳百姓之苦以成人君悔過之美不亦善  
乎縱不能爾又陳印笮以斥邊徼爲務夫太守郊  
迎縣令負弩先駢臨印諸公因門下交驩而卓王  
孫嘆尚其女之晚相如所以願有事于蜀也相如希指  
生事死又遺言封禪以諛上固無足言者然聞蜀  
長者言通西南夷不爲用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  
敢乃著書籍以風天子常稱病閒居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則與嚴助主父偃輩役于權利者亦  
有間也

### 西南夷始置郵亭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解題曰按史記大事記南夷始置郵亭蓋唐蒙通  
西南夷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

爲董偃置酒宣室中郎東方朔諫曰先室者先帝之  
正處也淫亂之漸其變爲篡詔更置酒北宮

解題曰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此至言也使武帝如

陳靈則朔必干洩治之誅矣董君之寵由是日衰

此漢之所以未亡也通鑑載于元光五年按列傳

年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侯尚館陶公主

四十八年薨則五年午尙未死也今移于午薨之



年

揚子或問東方生日談達非夷齊而是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訖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臨川王氏詩曰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才多不可數射覆亦絕倫談辯最談諧發足如有神以此得親幸賜予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浮洩豈能堙時時一悟主驚動漢廷臣不肯下兒童敢言  
詆平津何知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漢孝武皇帝元朔元年冬匈奴盜邊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解題曰本紀書于去年之秋按匈奴傳去年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敵其冬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是時漢尚以十月爲歲首所謂其冬卽今年之歲

卷十一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首也又按韓安國傳徙爲衛尉而將軍衛青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與匈奴傳所載合今書于今年

十一月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者罪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哀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



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  
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  
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  
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  
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乃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  
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  
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  
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

卷上

大事記解題

完

退補齋  
藏板

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  
九命春秋說亦有之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

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  
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  
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奏可

子據生春三月甲子立夫人衛氏爲皇后

解題曰按漢書外戚傳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



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卽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勿說旣飲謳上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凡生三女一男名據于是立衛子夫爲皇后

漢書外戚傳云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及衛

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

卷十一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司馬子長所以殷勤論此者蓋後宮必擇族類乃百王之大法治亂存亡之所從出其可忽哉及班孟堅潤色以爲外戚傳則多刊落之矣

赦天下

解題曰爲立皇后而下也按本紀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



樂殷周

武帝未嘗不爲此言也

據舊以監新其赦天下與民

更始諸逋貸及詞訟在孝景帝後三年以前皆勿

聽治

武帝卽位以前事皆不治也

秋匈奴入遼西漁陽雁門遣將軍衛青出雁門將軍

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

解題曰按匈奴傳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陽太

守畧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韓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也燕國至匈

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畧千餘人于是漢使將軍衛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得首級數千顆

又按史記韓安國傳安國捕生敵言匈奴遠去卽

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

大人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

勝復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

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

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

安國旣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



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  
病吐血元朔二年中卒

東夷滅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置蒼海郡

解題曰按後漢東夷傳滅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  
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滅及沃沮句驪本皆  
朝鮮之地也漢初燕人衛滿自王朝鮮傳國王孫  
右渠元朔元年滅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  
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  
武帝始南擊閩越次西通夜郎次北擊匈奴今年  
復受東夷滅君之降則四邊皆騷動矣

燕王定國有罪自殺國除

解題曰本紀通鑑載于二年按主父偃傳偃遷中  
大夫尊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  
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  
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偃始爲布衣時嘗遊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  
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  
書言其陰事告偃受諸侯金然則齊王燕王之死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  
藏板

非一歲事也史記年表載齊王死于元年燕王死于二年今從之

漢孝武皇帝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湍川王几杖毋朝

解題曰淮南王安湍川王志也安淮南厲王子志齊悼惠王子皆高帝孫而武帝之諸父行也是時衡山王賜亦高帝諸孫而几杖之錫獨及二人者蓋安有文學之名志有堅守不從七國之功也按年表湍川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嗣位之三年無由免其朝謁蓋志之賜几杖在前史家并書于此時

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土封子弟爲列侯

解題曰用主父偃之策也按本紀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興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者列位焉蓋因二國之請而遂宣布天下不欲自漢朝發端也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諸侯跋扈之患自是而除固天下之

所共慶然嚴安之論亦不可不並觀也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車騎將軍衛青擊走之遂取河  
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解題曰卽蒙恬所取河南地也秦亡地復入于外  
國至是始歸中國本紀書置朔方五原郡是二郡  
皆新取也地理志載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五  
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若如志所言  
則朔方新取五原特更名耳以五原郡諸縣考之  
稠陽有頭曼城則其地亦嘗爲敵取矣志止謂之  
更名者豈非郡地雖多爲敵所取而郡名尙存乎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武帝盡復郡境易以新名紀雖謂之置亦可也

又按

地理志朔方有金蓮鹽澤

按衛青傳青復出雲中封青爲長平

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公次爲岸頭侯使建  
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喪人心暴長虐老以  
盜竊爲務行詐諸部落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  
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出車彭城被朔方今車騎將軍青渡西河至高

關獲首級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

爲列侯遂取河南按地榆溪舊塞

顏師古曰朔郡之北有榆次山



榆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絕梓嶺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瀉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

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

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解題曰以實新邊也

齊厲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族誅齊相主父偃

解題曰主父偃爲武帝謀治齊王之罪而并其國

因以得爲齊相及既殺齊王武帝大怒何也蓋其

卷二 大事記解題 退補齊藏板

始雖利其言及再爲之已甚莫理傷義則惻怛之

心不期生而自生也按淄川王傳元朔中齊國絕

悼惠後惟有二國城陽淄川地比齊武帝爲悼惠

王冢園在齊乃割臨淄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

予淄川王子令舉祭祀豈非武帝有所深愧于其

中歟

御史大夫張歐告老

解題曰歐之歸老漢初所謂寬厚長者于是盡矣

按列傳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



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欺上其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對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于是天子亦罷策以上大夫祿歸于家馬家在陽陵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其陽陵張歐之謂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司馬子長之語亦少褻矣得非激于公孫輩文多實少有爲而發與

帝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請爲太常典家業從之  
解題曰武帝尊崇孔氏表章六經臧爲聖人之後

卷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遇時如此乃逡巡不就大位方欲綱紀古訓以示來嗣其必有以也帝其可不深省乎臧進退可度  
出言有章真孔氏子孫也

漢孝武皇帝元朔三年誅郭解連坐族

解題曰遊俠始于王政之不行而盛于戰國之未  
雖以始皇之暴殲名城殺豪傑不能少殺其勢田  
橫之死自殺者至五百人私義之勝亦極矣文景

以來累加誅僂

郭解傳云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劇孟傳云劇孟死家無餘十金

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屬然其鋒猶未衰也至于武帝勢平文勝法網日  
密自郭解之誅而天下無大俠矣班固荀悅之論  
固不可易而司馬遷訕薄拘學乃毫俠之情儒者  
不可不知也按郭解傳御史大夫公孫弘當解大  
逆無道今附載于公孫弘除目之後

春罷蒼海郡

解題曰從公孫弘之請也

三月赦天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  
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是時方用張湯  
爲廷尉雖播告之修尙何益哉

張騫使月氏還以爲太中大夫

解題曰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  
聞其旁大國五六且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西域  
之議始于此

六月庚子皇太后王氏崩

解題曰武帝母也



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城朔方城

解題曰弘之欲罷朔方蒼海西南夷皆良策也以弘之智豈朱買臣諸人所能屈哉以武帝攘斥匈奴之意方盛故陽爲不勝耳其請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殊非小補也弘雖號阿諛猶能小行其意視後世之阿諛者猶庶幾焉

漢孝武皇帝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解題曰按本傳先是漢帝嘗以列侯爲丞相惟弘

卷上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無爵土于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受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

以汲黯爲右內史董仲舒爲膠西王相

解題曰按列傳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敵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阿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从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漢書列傳云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拜青爲大將軍

解題曰衛青爲將至是三出擊匈奴龍城之役纔



斬首數百級初不足言惟二年取朔方地與今年  
圍右賢之爲大捷耳青遂正位大將軍益封八千  
七百戶而諸子列校皆封列侯尊寵于是乎極矣  
明年霍去病遂興

夏六月置博士弟子員

解題曰弟子博士雖各已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  
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卽武帝贊所謂興大  
學也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勵學官之路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

卷三

大事記解題

甲

退補齋  
藏板

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憫王  
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  
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  
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旨  
博後之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  
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  
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



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季氏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

卷二

大事記解題

聖

退補齋藏板

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



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

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

封以平津侯天下

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尊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

是時論學者尙知本此

今禮廢樂崩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朕甚憫焉故廣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共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

臧孔臧

博士平

平博士之長也博士太常之屬而復著其名者蓋博士議論不繫于

官長也

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

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

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

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

舊官謂博士舊授徒之覺舍也至是官置



弟子員來者既眾故因舊黌舍而興修之也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

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也詔書既曰崇鄉里之化郡則太常所補弟子不過取諸關中而已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

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

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此郡國所謹也

自好文以下之條目甚詳而太常弟子止取儀狀端正者蓋太常天子近臣嘗以儒宗為之任其選擇不必

一歲皆輒試太常所補郡國所擇雖有兩途至于受業一年而受試則

考察無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秩晁錯以文學為太常

卷二 大事記解題 聖

退補齋藏板

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按博士秩比六百不應掌故秩反過之蓋應劭之誤也其

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郎中宿衛之臣故其名籍以待太選

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非常選也其不事古若下

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諸不稱者

謂太常之謬誤博士之失教及郡國之濫以充職也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

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欲為學者

開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詔書為名與三代賓興之意異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之所不屑也治

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



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大行卒吏左內史後為左馮翊右內史後為京兆尹右扶風大行後為大鴻臚比百

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

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掌故即前所謂秩比二百石以上者也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中二千石左右

內史雖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士弟子通一藝

郡太守卒史也所補也郡屬即備員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請著

功令顏師古曰所立此條請以著于功令功令篇名若選舉令他如律令古曰

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

斌多文學之士矣公卿多文學士而所治效反少于前曰此太史公所歎也

漢孝武皇帝元朔六年赦天下

解題曰為伐匈奴而下也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斬首萬餘右將軍蘇

建前將軍趙信為單于所敗信降匈奴建盡亡其軍

惟嫖姚校尉霍去病有功封冠軍侯

解題曰按本傳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

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政也閔

也名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

卷二

大事記解題

器

退補齋藏板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禮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此青所以固寵也

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

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惟當時所在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

卷二

大事記解題

罷

退補齋藏板

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

壯士爲剽姚校尉

此武帝所寵信也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

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級過當于是封去病爲

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

將軍不益封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于上甯乘

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

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

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

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



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 六月置武功爵

解題曰按平準書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敵得首級萬九千顆捕斬勇往之士受賜黃金二十萬餘斤擒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哭

退補齋藏板

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萬九

千餘級留滯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

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土

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

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

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軍衛此武帝所

置以寵軍功顏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

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計

數不足與本文舛錯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者買武功爵官首者

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顏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

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

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



吏比于五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顏師古曰樂卿

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功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

本意故刪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而不取

大夫小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漢孝武皇帝元狩元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

角獸

解題曰按列傳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時又有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

二物博謀羣臣終軍上對曰宜因昭時今日改定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聖

退補齋藏板

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邱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

在齊分野故曰營邱也以應緝熙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

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

衽龔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對

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外

國各王有率表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列傳滑淮南王爲人好書招

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



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一年入朝武安侯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乃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諸辨士

卷三

大事記解題

哭

退補齋藏板

爲方畧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約結上左右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一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建具知太子之謀意欲殺漢中尉謂王擁闕靈被擊匈奴帝遣中尉宏卽訊驗王時太子意欲刺殺之也卽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于天



子曰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就拜廷尉監爲淮南中尉也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巽

退補齋藏板

相至內史出以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

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是時

諸侯王兵權在相內史中尉一人不能獨發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

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

王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

殊伍被自詣吏因與淮南王王謀反反踪跡具如

此淮南反謀至是始發前此所劾者特刺漢中尉而已至伍被反謀始發安自剄國

除爲九江郡衡山王賜元光六年入朝其謁者衡

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欲劾慶死罪強笞



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七國反後諸侯不得自專如此

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

奪人田壞人塚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

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清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令

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以此悲謀反使子孝客枚赫陳善

作輶車鏃矢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

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

間而有之淮南王反衡山王淮南王弟當坐收有

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當相坐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善

于衡山王子孝家孝自告謀反王自到國除爲衡

山郡史記年表作六要郡又按平準書自公孫弘以春秋之

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于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

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

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

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

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

無益於俗稍薦于功利矣

十二月大雨雪

解題曰按本紀大雨雪民凍死此孝武窮兵黷武  
金水之氣所應也

夏四月赦天下

解題曰建元以來赦天下者五矣此則因欲立太  
子之故而預赦焉

丁卯立子據爲皇太子

解題曰皇子據衛子夫所生也陳后以無子而廢

卷上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  
藏板

子夫以有子而立至是遂立爲太子矣

遣謁者巡行天下

解題曰孝武遣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  
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八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  
職使者以聞

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解題曰趙信降匈奴教單于益北絕漠以誘罷漢  
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遂將胡騎萬



八八上谷殺數百人

復事西南夷

解題曰按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隔匈奴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按大宛傳漢以來大夏國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夷傳載于元狩元年

漢孝武皇帝元狩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至

退補齋藏板

薨壬寅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

解題曰按公孫弘傳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慶至丞相府客館邱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惟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按史記張湯傳湯兄事趙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

務在絕知友賓客之情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  
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禹之所以不爲三公也湯爲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甲

田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嚮正學

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亭擬法李奇曰亭平也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

深酷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丞相弘數

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

卷三

大事記解題

三

退補齋藏板

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

入禁闔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勿誅後不可治

于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

湯以迎合爲主動與偃武帝所欲赦湯反力爭殺之是乃妙于迎合者也于是湯益尊

任遷爲御史大夫

以冠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

金人獲首虜萬八千餘級

解題曰按本傳元狩三年春驃騎將軍將萬騎出

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蓋古戾字討



邀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讐者勿取顏

古曰攝讐謂振動失氣言 距氣者誅讐者則赦也 幾獲單于子轉戰六百

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顏師古曰

而多殺也皋蘭山名 殺樓蘭王斬盧侯王銳鏢者也交穎曰鏢意曹反

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顏師古曰全甲謂軍 及

相國都尉捷首俘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

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王也張彘曰佛徒 師

率滅什十顏師古曰言其破敵故 益封去病二千

二百戶

卷十一

大事記解題

畜

退補齋藏板

夏得馬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解題曰大宛南越之師蓋兆于此召康公珍禽奇

獸之戒至是驗矣禮樂志載元狩三年馬生渥洼

水中作太乙之歌按本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

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是年詔曰冀州雕壤乃顯

文鼎獲薦于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然則渥洼

出馬蓋與汾陰出鼎同年禮樂志以為元狩一年

者蓋元狩二年馬出余吾水中當時司馬相知之

徒必亦嘗作歌所以誤載于元狩耳史記樂書載



渥洼馬歌汲黯諫辭元狩四年汲黯已在淮陽所  
諫者必余吾馬歌而史不載也  
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解題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  
樂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廟

咸用焉李延年至佩二千石印綬其尊寵非太樂

之所可班矣按禮樂志武帝出樂府顏師古注曰始置之也樂

府之名蓋起于此采詩夜誦宋詩卽古之采風也哀帝罷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丞

夜誦員五人亦在其中亦雅樂也有燕代秦楚之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謳此則皆非雅聲也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學司馬相

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

按李延年傳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于上號李夫人延年

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作詩須延年輒爲承意弦歌所造詩爲

之新聲曲作十九章之歌天馬歌第十九通鑑附于明年馬出

渥洼水後今旣從本紀載得馬于此年亦移立樂

府于此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合騎侯公孫敖出北地衛尉張

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去病至祈連山斬



首三萬級益封五千戶裨將三人皆封列侯敖騫失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幾沒無賞

解題曰是時漢侯爵首級多者則得之故霍去病裨將趙破奴輩皆計捕殺之數以封侯而李廣以四千騎當左賢王四萬衆氣畧凜然從文吏之議纔得免責而已

秋匈奴昆邪王將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解題曰按平準書昆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

卷二

大事記解題

癸

退補齋藏板

歲費凡百餘巨萬敵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

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又按

霍去病傳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之勇率

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其地在匈奴之西部故曰西域及厥眾

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

獍狎獲首級八千餘顆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皆渾

邪王之屬也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服威德仍與之

勞爰乃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匈奴傳云漢已得昆邪則

隴西北地河西皆少兵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



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徭

按本紀減三郡戍卒在明

年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

南因其故俗爲屬國

猶未與中國雜處也後漢志曰武帝置屬國都尉以尉來

降者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故曰屬國

以方士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作甘泉宮

解題曰按封禪書郊雍獲一角獸明年少翁以鬼

神方見上拜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

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

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

卷十二

大事記解題

五

退補齋藏板

爲臺室畫天地太乙諸鬼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

僞爲帛書于是誅文成將軍隱之獲一角獸之明

年卽元狩二年也其誅從通鑑書于四年

漢孝武帝之元狩二年夏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

安王

解題曰以寄憂死故復特封其少子也

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鄼侯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元朔二年鄼侯勝坐不敬絕

元狩三年封何曾孫慶爲侯凡絕七年



